

大隐隐于市

□南京 柏滨丰

“师傅,这树上涂的啥呀?”

“桐油,防腐。”

带着孩子到乌龙潭公园放风。书画楼前,一棵新枝盎然的老树,主干滋滋冒油,像条腊肉曝晒于艳阳之下。

园林师傅说这是棵紫薇树,少说也有四百多岁。上下打量,虽然很多侧枝已被修剪掉,但顶枝郁郁葱葱。饱经沧桑的主干青筋暴起,粗犷遒劲,颇有老当益壮的气场。

不远处,还有一棵四百多年的桂花树,长势旺盛。两棵古树遥相呼应,配成一副继往开来的传世楹联。

传说三国时期,这处位于南京清凉山东麓的地方,有一潭方圆五公顷的泉水,名为芙蓉池。晋代,这里又出现四处泉眼,终年喷涌不息,引来四条乌龙环绕泉眼戏水,因此得名乌龙潭。

先不管乌龙是不是“乌龙”,这里历来人文荟萃是不争的史实。

明代,作家谭元春对乌龙潭的迷恋,不亚于UP主们一度争相打卡北京环球影城的热衷。这位谭作家先后写下《游乌龙潭记》《再游乌龙潭记》《三游乌龙潭

记》,用文字直播的方式,反复打卡同一名胜。

“是时残阳接月,晚霞四起,朱光下射,水地震天。始犹红洲边,已而潭左方红,已而红在莲叶下起,已而尽潭皆红。明霞作底,五色忽复杂之。下冈寻筏,月已待我半潭,乃回篙泊新亭柳下,看月浮波际,金光数十道,如七夕电影,柳丝垂垂拜月。”翻开游记,读上只言片语,即可领略乌龙潭令古代文人念念不忘的魅力。

清代,曹雪芹一家境况最盛时,迁居江宁购置“大观园”,据说前至随家仓,后抵清凉山,其中就囊括了乌龙潭公园旧址。在这里,曹雪芹度过了过山车般的童年,也正是基于这段人生经历,他在看遍悲欢离合、尝尽人情冷暖后,写出了旷世奇作《红楼梦》。

还有颜真卿、方苞、吴敬梓、袁枚、陶澍、魏源……沿着《乌龙潭畔贤图》文化墙缓缓踱步,仿佛在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卷轴。千百年来,群贤毕至,这乌龙潭潭底,不知积淀下多少文坛佳话。

时至今日,乌龙潭几经水体整治,潭水清澈见底。水草曼妙婀

娜,锦鲤悠闲灵动,天光云影共徘徊,令人不禁放慢脚步,凭栏俯瞰。

书画楼附近,更是新辟出一方月季园,当时正逢花期,黄的、红的、粉的,美不胜收。放眼潭中,簇拥一隅的睡莲也还在花期,密匝匝铺开开来的莲叶上,黑水鸡一家七口正优哉游哉。

沿着园内三公里健身步道迂回,妙香阁、放生庵、乌龙桥、颜鲁公祠、曹雪芹纪念馆……明清式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。配以层次丰富的花草树木、古香古色的石桥廊榭,又一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相得益彰、利于休闲健身的天然氧吧。

主城的广州路沿线,医院、学校、政企单位密集,主干道常年川流不息。不管是匆匆而过、上班上学的本地居民,还是远道而来、求医问药的外地患者,大多人都不曾注意到,一墙之隔,还有个历史悠久、闹中取静的乌龙潭公园。

这个方圆5公顷、在《石城山志》里“真不愧小西湖之也”的小公园,俨然一位“大隐隐于市”的低调名人,安静地独居闹市一隅,恍如隔世。

小葱品人生

□浙江桐乡 倪梦洁

我对小葱情有独钟,平日里无论是炒菜还是煲汤,我都爱撒上一把小葱。

我是在年少的一个春日爱上小葱的。那时候,父母常在工厂加班,到了晚上,我经常饿肚子。于是,我就向母亲提出自己的建议,可以做一个随时能搭配主食的酱料,这样既简便又饿不着肚子。

母亲虽埋怨我是个麻烦姑娘,但隔日就抽空去了一趟乡下。回来时,她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泡沫盒子,盒子里盛满了土。下车后又从车把上摘下一个红色塑料袋,满袋子全是蒜头种子。

我和母亲一起把泡沫盒子抬上了楼,放置在阳台上。母亲用喷水壶先将泥土湿润,接着把一颗颗蒜头种子嵌入土中,只需让它

们隐约露出头即可。

母亲叮嘱我那几日一定要好好呵护小葱,待它长成。但我丝毫没有费心,因为小葱一点也不矫情,我只不过时不时给它洒了点水,种子便在第五天开始长出嫩绿的芽,看着可爱至极。

半个月后,小葱就长势喜人。绿芽一寸寸长高,变得细长、翠绿。温暖的东风从窗户吹进来,它们各自摇摆,像是在庆祝自己的成人礼。

母亲觉得是时候了,便割下了一大把小葱,将其洗净再擦干表面水分。待一锅热油滚烫,就将葱全放入锅内。葱在油锅里不断加热,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,由绿变黄,再由黄呈现焦黑,原本郁郁葱葱的模样不再,自身的香气也全都融进了热油中。等热油稍

稍冷却,母亲将酱油和白糖放在里面搅拌,一锅喷香的葱油便做好了。

那年的春天,我只要一饿就自己煮一碗白米饭或是下一碗面条,再挖一勺葱油放进碗里,一搅拌就是一顿盛宴,而且这个方法极为简单,完全难不倒我。

白米饭和面条本是寡淡的主食,需要搭配各色菜肴才能显出个中滋味。而小葱看似配角,却从不输主角的风采,以独特的风味融进其中,浓香的味道停留在唇齿之间,久久都不会消散。

时至今日,我仍爱小葱。品味小葱,如同品味人生,我们大多数人如小葱那般平庸,却丝毫不妨碍我们以主角的姿态去演绎生活,融进身边一切未知,去过更完整、更独特的人生。

白山茶

□上海 梅莉

小区种植的一大片山茶花,前些天突然约好了似的齐齐绽放。有纯白、大红、粉红三种颜色,都是重瓣的。在冬季宛如一张张明媚生动的笑脸,看得人心情为之一亮。

山茶其实并不算很俏丽的花,它的花型过于圆润饱满,有一种醇厚朴实的山间气质。某次,我对一位植物达人朋友说出“茶花看起来真是不好看,又大又冒傻气”的话时,她立即反驳道:山茶的品种有两万多,你只是没有遇见好看的山茶花吧,我下次拍给你看。后来,她真的拍了很多美丽的茶花照片,让我叹服:别拿山茶不当花,山茶花的美也是一种大美。特别是雪落在红山茶花瓣上的那份闪耀,既艳丽又纯洁。

宋代大诗人苏轼在他的《邵伯梵行寺山茶》中吟红山茶花:“山茶相对阿谁栽?细雨无人我独来。说似

与君君不会,烂红如火雪中开。”确实,冬天上海下了一场雪,白雪覆盖的红山茶露出一抹红,大美。

诗人吟咏的山茶花,因在深冬开放,又名耐冬,多像山里姑娘的名字。又因山茶花大而艳,多为红色,又有“赤玉环”之名。我觉得“赤玉环”这个名字很贴切,毕竟茶花长得确实珠圆玉润。

我更偏爱白色山茶花。白山茶,在枯瘦的冬天开起来有一种清凛的美。冬天的花本就寥寥,红茶花让我驻足,白茶花让我折腰。

想起2019年夏天曾在日本的成田机场买过一款香奈儿包包,黑色的包装盒上镶嵌着一朵白色的立体山茶花,简洁大方。香奈儿品牌创使人可可·香奈儿女士一生钟情于山茶花。据说可可13岁那年,她被舞台剧《茶花女》深深打动后,从此与茶花结缘。直到晚

年,她已成功成名就,享誉天下,还对朋友这样说:“那个可怜的茶花女就是我一生的。”

可可·香奈儿尤喜白色素净的山茶花。1923年,她首次将山茶花装饰在她的雪纺裙上。后来在香奈儿的王国,无论是时装还是高级珠宝,山茶花的元素无处不在,腰带、雪纺、绸缎、手表、香水……山茶花成为名副其实的香奈儿之花。

可可·香奈儿出身贫寒,自幼丧母,被父抛弃,由姨妈养大,本身也是一朵历经寒冬锤炼的山茶花。她可能只是选了一朵与自己最相配的花,永远鲜活与清醒。如今看见山茶花,我就会想起可可·香奈儿,她赋予了一朵随处可见的平凡之花不朽生命力的同时,也使自己永生。

冬天的山茶花是有灵魂的,流淌着坚韧与优雅。

小学

□如东 桑云梅

最近,在读庞余亮老师的《小先生》,讲述的是他在乡村任教的故事。这书将那馨香、童真、灵气和漾漾微笑都从尘封中翻转回来,心底里那无法表述的欢喜,如若吃了一大口清新水果。原来,我也曾有这般暖煦的小学经历呢。

乡,名曰凌河,小学的名字自然而然称“凌河小学”,尽管早已没有所谓“乡”这个称谓,不存在“凌河”这个地名——她是脑海里的刻章。围墙红砖、教室墙红砖、屋顶也是红砖,“团结守纪勤奋上进”的标语是红,红旗也是红,六个年级七个班的小学是乡政府安在心尖儿上的“红”。我们就是红色之下孕育出的一株株红色小苗,红润得像小太阳般可爱,红润得像骄阳般狂放。

有点驼背的缪校长,个子高高,笑容却是吝啬品,小小的我眼中,严肃上点年纪的男人统统归于六十几岁的老头儿之列。真不知当时那么喜欢我的缪校长如果知道我如此评价他,会不会慷慨一笑呢?一次,上课的铃声催破了嗓子,教室里还空着十几个位子,像棋盘上空着十几个棋子儿。刘老师在巴掌大的校园里找不到这十几个人,慌了,便去找校长,校长不愧是校长,不笑的校长原来像雷达一样时刻把控着学生们的动向呢!他知道这十几个男生在学校灌溉渠西边大豆田里捉迷藏,玩疯了忘记时辰了。缪校长一举占领灌溉渠战略要地,最高点一览无遗,双手一伸,一个也别想跑,统统捉住,押回教室,讲台上站成一溜挨批。脸皮薄的红个脸蒙着头,像柿子树上一个个耷拉着的大红柿子,脸皮厚的还在台上挤眉弄眼逗得台下同学忍俊不禁,连不笑的缪校长面上都快藏不住笑意了。“要是摔到满水的灌溉渠里,怎么得了?课间不允许出校

门!”不笑的缪校长话语中也荡着笑了,仿佛灌溉渠里那清水粼粼波动。还有最喜欢说她高考作文《难忘的一天》的刘老师,总是把温暖笑容抛洒给我们的帅帅年轻的顾老师,自带母性光环被学生们叽叽喳喳围绕着的徐老师……小学,十几个老师,每个老师靶向他的学生,射出关怀之箭,笼罩着两百棵红色小苗在绿衣乡村造梦。

清晨是梅花鹿的温润掌心,额头上软软地踩个梅花印,开启快乐一天。早晨出操是必修课,体育委员带领我们出操,经常是他一个人吹着哨子走在前面,队伍落后面很远,哄笑,生气,哄笑。泥操场每人脚底下钉上个木头钉子,两百多人的广播体操排队还是像没整过的牙齿,参差不齐的,再有各异的动作姿势,整体场面拉开了一天的喜剧序幕。缪校长那句“课间不允许出校门”立马从教室门缝溜走。校门外的泥地操场,四周野地、花香果味,紧紧裹挟着我们,这个时候的女孩子们把对男孩子的嫌弃抛到了青天云外。男孩子耍的侧空翻女孩子们一起耍上,泥操场是个马戏场;两人一组坐在对方脚面上手拉手行船,泥操场是条小河;男孩子们趴地上眯缝着眼打弹珠,泥操场是球桌是高尔夫球场。泥操场送给扔沙包游戏的我们自由的躲避空间,送给钓“骆驼”的我们一只只身子米黄、头土褐的“骆驼”,泥操场送给我们从头到脚的泥土味儿,泥土地里生了根的我们,一天天地长新叶,开出青苹果味的花儿。

每每我冲出茧房,走进小学,走进他们,便是走进梦境,琥珀色梦境在每一个小雀斑儿每一个小人儿身上铺展开来,由着我拾掇任着我酣畅。那些花儿开在心间。他们像花儿一样散落天涯。

牛背上的春天

□河南周口 杨亚爽

当河边那棵裸着身子、站立了一个冬天的歪脖垂柳,渐渐浮上一层朦胧的嫩绿,柳条上的一个个眉眼,渐渐被春风“裁剪”成狭长的叶子时,正是耕牛走向田野的时候。

这时,我家那头拴在院前大杨树下的黄牛,不再像冬日那样,卧在那里,只是吃着干草,慢条斯理地反刍,而是习惯站着,将目光投向远方,有时“哞”地叫一声。我知道,它一定是在想念田野了。

爷爷知道黄牛的心事,早已找村里的铁匠打磨好了锄头、锄头,拾掇好了犁具,给黄牛也加了餐,在干草之外,还喂一些麦麸,为它即将下田耕地补充体力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爷爷推着犁具,我和哥哥牵着牛,去村北的田野。黄牛走得快,不一会儿就把我们俩甩在身后,本来我和哥哥牵着它,后来成了它牵着我们俩。不一会儿就到了村北的幸福沟,在那棵歪脖垂柳下,黄牛俯下身子喝水,我折几根柳条,制成柳笛,衔在嘴里,鼓了腮帮子吹。黄牛一边喝水一边朝我看,我想它是喜欢我的笛声的。

走过桥,要进田间小路了。我懒,不愿走路,就拍拍黄牛的背,黄牛会意地卧下来,让我跨在它身上。它的背很宽,在上面,我如坐平地。就这样,一头黄牛驮着一个吹柳笛的孩子,走在田间的土路上。

在牛背上看到的春天,是不一样的。头顶的天格外蓝,云朵格外白,风格格外柔软,田野格外广阔。向路边看去,草这儿一团、那儿一片,绿得可爱,绿得诱人。

路边的树上,花喜鹊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。田里散步的斑鸠,向我们行注目礼。只有野兔不友好,不知藏在哪里,见到我们,“噌”的一下就逃走了。

到了田里,爷爷给牛套上犁具,耕作开始了。爷爷吆喝着:“吁”是停,“驾”是走,里拐是“歇歇”,外拐是“喔喔”。爷爷手里有鞭子,但并不怎么用,因为黄牛很聪明,只要吆喝一下,它就能听懂。后来,黄牛被卖掉了,如今回老家,村里看不到一头耕牛。因为,没人养牛了。

没有耕牛的春天,似乎都不完整了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5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